

强力意志

The Will To Power

一部阐述强者哲学的格言式激情文本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李伟 编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编译者语

当黑格尔以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终结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欧洲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洪流促使19世纪哲学极力寻求突破和转向，于是，复兴古典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三大流派应运而生；同时，以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哲学思潮贯穿了整个19世纪，而尼采则因《强力意志》所展现的超人哲学而成为整个西方传统观念的终结者。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年），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主要代表之一。出生于萨克森州勒肯镇。1864年就读于波恩大学，次年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1867年被征召入瑙姆堡炮兵联队，次年因伤退伍。1869年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副教授，同年获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并脱离普鲁士国籍，入籍瑞士。1870年升为教授。同年普法战争爆发，入伍当志愿看护兵，不久因病退伍，返回巴塞尔大学任教。1871年写出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1879年病重，辞去巴塞尔大学教席。1889年在都灵患中风，并出现精神分裂现象，被送进耶拿大学医院精神科。1897年移居魏玛，三年后病逝。

《强力意志》全名为《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尼采生前未完成，死后由其妹编纂出版。全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①欧洲的虚无主义；②对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的批判；③新的评价原则；④训练和培育。本书除论述了“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老爷道德和奴隶道德”、“超人哲学”等思想外，还阐述了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

《强力意志》提出的重要命题“强力意志”，是尼采哲学体系的基础以及重要组成部分。尼采认为，生命只是强力意志的个别情形，与强力意志相比，它只是手段。强力意志就是生命意志。尼采认为，基督教的原罪说是荒谬的，上帝的假设毫无意义，上帝对人类的爱是以假定人类有罪和渺小为条件的，而强力意志就是要建立超人的新型人格。超人是具有鲜明个性和创造性的人，具有超群的智力、坚强的意志、绝对的自主性、高昂的激情，他们超越一切，评估一切，是道德和法律的准绳。

尼采的狂放人格、叛逆精神，他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怀疑和自我怀疑所造成的精神分裂和疯狂，预示了20世纪现代思想的悲剧性结局。正如尼采自己所言：“我愿用好的格言，为自己铺设通往地狱之路”。



孤独的天才——尼采

(尼采传略)

孤独的天才，尼采如是。

他生前饱受冷遇，他的名字在经过岁月的拣选之后才大放异彩，曲高和寡正是他的孤独写照。当他爬上知识的巅峰，傲视古今时，“冰雪接近了，孤独是可怕的”；而对真理的寻求，使他甘愿在孤独中沉浸自己，像一只苍凉的鹰，“我仍要重归于孤独，独于晴朗的天空……”这种独抱孤怀的自信只属于天才——尼采。他的孤独是必然的，伟大的哲学思想与世人的接受力之间通常隔着一段时间差。康德如此，叔本华如此，尼采也是如此。但尼采与那些擅长于理性抽象思维的哲学家们有着迥然之别，他的哲学是充满着诗人情怀的哲学。与康德的艰深晦涩相反，他的文章人人可读，他以独特的视角和变幻的文体，以及华美的词藻来诠释他深刻的哲学思想。在那里，有股生命的激流澎湃着，充满了美与奔放、激情与力量。即使是在今天这个充满生存竞争的现实社会里，他的哲学思想仍然是实用的。因此，关注尼采也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尼采——这个生来就是谜一样的人物——有人说，他是狂人；有人说，他是疯子；还有人说，他是诗情哲学家。在我们这里，他是一个孤独的、充满悲剧色彩的天才哲学家。

天才的诞生

1844年10月25日凌晨，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州的勒肯镇，牧师卡尔夫夫妇家诞生了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儿子，夫妇俩心中充满了初为父母的喜悦。也许是上天的特意安排，这天正好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日，似乎举国也都在为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而欢呼。于是，他们给孩子冠上了国王的名字，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父亲卡尔是一位饱学之士，在勒肯镇当路德新教牧师以前，曾为普鲁士王国的4位公主当过家庭教师。虽然他的祖先是波兰贵族，但由于他受德国文化熏陶的影响，在政治上忠于威廉四世并得到信任。在国王的指派下，他来到萨克森州的勒肯镇当牧师。卡尔性情温和宽厚，对这个长子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希望和爱。他常常在家中即兴弹奏钢琴，潜移默化中，幼



尼采恩师李契尔教授

一八六四年，尼采进入波恩大学攻读古典学，尼采与李契尔教授之间的友情就此建立。20岁的尼采在进入波恩后学会了喝酒、讲下流笑话、打架斗殴，偶尔还去逛妓院。但是，他的病痛却与日俱增。不久，尼采转入莱比锡大学，在那里，他结束了放荡的生活，开始潜心研究古典语言学。由于尼采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显示出的惊人才华，在他还未毕业时，他的老师李契尔就极力推荐他到巴塞尔大学去担任语言学教授。



勒肯镇的家

弗兰西斯·尼采于1844年10月15日出生于普鲁士萨克逊辖区的勒肯镇。幼儿时期的尼采是个沉默的孩子，两岁半才学会说第一句话。1849年父亲病逝，给年仅5岁的小尼采留下了最悲惨的记忆。1950年两岁的弟弟夭折，举家迁往赛尔河畔的南姆堡，从此便生长在一个完全女性的家庭里。图中便是尼采的出生地，德国勒肯镇的家。这是一座宽敞的双层住宅，它有三扇山墙窗子，就像三只眼睛俯瞰着平原、原野、草地和湖泊。而后来尼采一家的搬迁，无疑是一次伤心的离别。

年尼采产生了对音乐的热爱。不幸的是，在尼采5岁时卡尔就死于脑软症，当时年仅33岁。幼年丧父，使尼采生命中那强而有力的温暖的父爱从此消失了，敏感性情渐生孤独。几个月后，尼采刚满两岁的弟弟约瑟夫又夭折了。亲人接连地去世，在尼采幼小的心灵蒙上了厚重的阴影。此后，一种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忧伤，死亡的无常，经常会莫名其妙地侵袭他那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后来他曾回忆道：“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历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

尼采6岁那年，他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勒肯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到瑙姆堡，去与祖母奥德姆丝及两位姑母住在一起。在一个被女性所包围的环境里，尼采养成了柔弱而敏感的个性。在瑙姆堡，他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读小学时，尼采举止文雅且循规蹈矩，可由于性情孤僻，他很少与同学们一起玩耍，只是偶尔才和性格开朗的妹妹伊丽莎白做游戏。虽然他是这样的不合群，但那天赋的异禀使他充满了令人羡慕的才智。他在10岁时，便产生出了创作诗歌的强烈愿望，这一年他就写了好几十首诗。后来这种创作欲望逐年增加并扩大。据他后来回忆，这些诗歌带有一种浓厚的忧郁，包含了对故乡和父亲的追念、对孤独的歌颂。读中学时，尼采还构思过一部题为《死亡与毁灭》的中篇小说，从那时候起，他敏感的心灵就对生存和生活的意义有了朦胧的忧思。同许多天才一样，其智商往往与身体素质成反比。幼年尼采体质很差，常常生病，他时常会莫名地头痛，母亲弗兰西斯卡只好用冷敷和淋浴的方法给他治疗，有时也带他去郊外散步，清新的环境可以让尼采暂时忘掉头痛。但这种头痛症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且无药可治，后来如噩梦般地纠缠了他一生。

16岁的尼采

尼采在王室兴建的普福塔寄宿学校里攻读了6年时间。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6世纪世俗化了的西妥教团僧侣修道院，校园周围有高大的石墙围绕，高6米，四野的田园景物都被挡住了。在尼采一次归家时，他写道：“当我看见忽隐忽现的普福塔时，我觉得，与其将它称为母校，倒不如把它叫作监狱。”由于在进普福塔求学前，尼采完全是在家庭亲情的圈子里认识生活的，因此，对于像尼采这样敏感而性格内向的人来说，普福塔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沉静气氛，是他非常抵触的。

由于他对音乐的喜爱，在11岁时，母亲专门为他买了一架钢琴，并请了当地最好的女钢琴家亲自来教尼采演奏。尼采在这时打下了良好的音乐基础，他的钢琴弹奏十分出色。从此，音乐成为尼采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之一。除了诗歌和音乐以外，小尼采还喜欢画画，由于功课太繁杂，他对绘画的兴趣才慢慢淡化了。总之，尼采小时候“他基本的特点是忧郁。从童年时起他就喜欢独处和深思，他心地善良而深沉。虽然还是个孩子，他当时就已经在思考许多与他同龄的孩子们从不去注意的问题了。”（威廉·宾德）

1858年，尼采以优异的成绩从瑙姆堡学校毕业，同年10月进入了普夫达文科预备学校。这是一所以古典主义教育而闻名的学校，管理十分严格，规定学生寄宿。在这里尼采每周必须学习6个小时的希腊文和11个小时的拉丁文。这是两门比较难学的语言课，别的孩子都觉得这两门课枯燥乏味，提不起兴趣，但是尼采却学得津津有味。在所有的学科中，尼采最喜欢希腊文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阿那克里翁的作品和思想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像一块海绵一样汲取着希腊文化，常因整夜地阅读希腊文献而忘了睡觉。希腊精神从这时起在尼采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这种对希腊精神的由衷崇尚，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之路。在这所学校，他与有着共同爱好的同学保罗·杜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常常在一起共同大声朗诵阿那克里翁的诗歌。

随着知识的增加，尼采也认识到本国文化的重要性，他认真钻研了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通过广泛阅读，他接触到了席勒、歌德、贺德林、拜伦、莎士比亚和卢梭的著作，在这些名作家中他最欣赏和崇拜的不是歌德，而是浪漫派诗人贺德林和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在他17岁时写的一封信里，尼采表现了对贺德林诗作的深刻独到的理解。贺德林诗中那种深沉的忧郁和怀乡的情怀，恰好与尼采的幼年情结相似，而贺德林对德国文化某些痼疾的批判，正是少年尼采在思索中想要表达而难以说清的思想。从这时起，尼采已经开始了对德国文化的反思，只不过这种反思还比较朦胧。在普夫达学校，尼采写诗的热情一直持续着。这时，他的诗作相比童年时期更为成熟了，其中有一首《年轻的渔家女》写得细腻哀婉，深情动人，诗中这样写道：“我遥望而悲泣，/看不见片帆回航。/又忧戚，又孤零，/悲恸扯断了肝肠。/迷雾飘散，/太阳在那边升上，/只有他才会知道，我为何这样忧伤。”除了对诗歌的喜爱外，他也不忘音乐，尼采经常与朋友戈斯多夫到学校的琴房里去，在那里他会即兴弹奏钢琴，而且发挥得极佳。

尼采的思想在大量的阅读中发生着飞跃性的转变，他那天生的浪漫而富有想象力的艺术细胞使他对基督教的清规戒律感到了厌倦，知识的扩展，使他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他开始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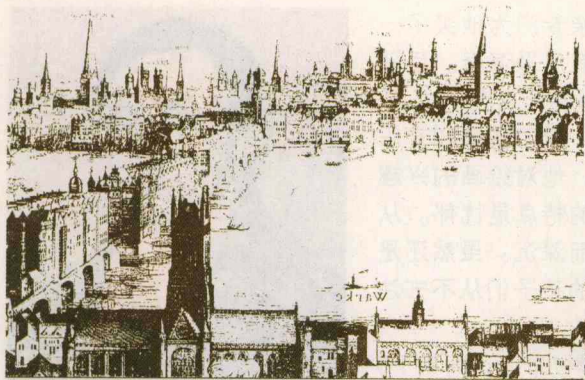
尼采的父亲卡尔

尼采的父亲卡尔于尼采5岁时因脑软化去世。他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尼采，曾任普鲁士王国四位公主的教师，并处于普鲁士国王的庇护之下，是一位新教牧师。这个虔诚的牧师的离开，对幼小尼采造成了终生影响。也正因为父亲生前的信仰和早逝，使其成为了尼采心目中“神”的形象，同时也成为了尼采后来性格忧郁、孤独和喜欢一个人思考的重要因素。卡尔的离去，成为尼采一生都挥之不去的苦痛。

尼采的母亲

尼采的母亲弗兰西斯卡·奥勒尔，与其说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倒不如说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她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神职人员，但却嗜好务农和狩猎。奥勒尔从小的生活环境就是同谷仓、圈棚、马匹以及鸡鸭牛羊打交道。而当举止庄重高雅、服饰考究，且弹得一手好钢琴的牧师卡尔出现时，她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她。而在后来的生活中，父母的关系给尼采留下的印象就是默契。





16 世纪的伦敦

早在幼年时期,伦敦城里一些著名的剧团每年都要来斯特拉福作巡回演出,引起了莎士比亚对于戏剧的爱好。1585-1587年间,莎士比亚离开故乡去伦敦,而这时的伦敦正是一个严重缺乏娱乐和消遣的城市。因此,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一经推出,便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关注。图为16世纪的伦敦城。

文学巨匠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是尼采心中仅有的两位充满强烈意志的艺术英雄之一。尼采非常欣赏莎士比亚剧作中的粗俗和自然主义,他曾赞誉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野蛮人”,相比于索福克勒斯这座金矿,他更是一座金银铜铁都有大矿山。



疑上帝了,哲学思想慢慢在他脑子里萌生,他认为上帝只不过是人们虚设的一个偶像,人们可以塑造它,也可以打碎它。他相信,自由对人类自身的发展的重要性,而上帝的宿命论思想却让人们没有了自我。他在给朋友宾德的文章中说:“绝对的意志自由和独立的命运会使一个人臻于完美的境地,而宿命的原则却使人成为丧失自我的机械人。”此外,他还开始批判以前的哲学,认为“所有以前的哲学都像古代巴比伦人建造的通天塔,所有的努力目标总是想直接升入天堂或在地上建造天堂。”1862年4月,18岁的尼采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短论《命运和历史》,文中表现了对上帝、灵魂不死、宗教权威的怀疑和反感。而这时的尼采却还只不过是一个高中生而已。

在普夫达学校毕业之前,尼采遇到了他的初恋,他结识了美丽的少女安娜·莱德,他们之间的相处在忙碌的学习时光中友好而愉快,后由于各自忙于学业,这段恋情草草地画上了句号。在即将从普夫达学校毕业时,尼采决定确立自己未来的事业方向。由于对古典问题的喜好,他立志去钻研语言学,致力于古典问题的研究。而在这之前,他已在对古典问题的探索中,发现德国戏剧起源于史诗,而希腊戏剧则发源于抒情诗并且含有音乐的因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种认识在他后来的第一部史著《悲剧的诞生》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发展。1864年9月底,尼采从普夫达学校毕业了,结业时,除了数学不及格以外,他的其他成绩都还算优秀。

青年尼采

1864年,尼采和他的朋友杜森一起进入波恩大学,20岁的他开始研究语言学和神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尼采不愿再在神学的空泛观念上浪费时间,他停止了神学的课程。在后来的自传中他这样写道:“我从未在一个不是真实的问题上作思考。我从未浪费过我的精力。……良心上的忏悔在我看来是一种罪恶的眼光……上帝则是如此一个粗浅的解答。”出于尼采与日俱增的对上帝的怀疑,在大学期间,他更加远离基督教信仰。1865年复活节时,他拒绝参

加母亲惯常的圣餐，使她十分惊讶和不解。年轻的尼采浑身充满了叛逆的细胞，他试图改变自己那柔弱而敏感的个性，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加入喝酒、打斗的团体。但很快，尼采便觉醒于这种纵情的生活，他深深地感到这种表面的喧嚣所带来的只是内心的空虚，他的天性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样，他更宁愿回到自己的孤独中去。在大学生活里，尼采被希腊悲剧和瓦格纳的音乐所感染。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瓦格纳的歌曲常把他带到一个忘我的世界里。这年，尼采十分敬重的李契尔教授到莱比锡大学授课，他也随后转到了莱比锡大学攻读古典语文专业。在那里，他与同学洛德结下友谊，共同醉心于古希腊文化。

在莱比锡大学期间，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是他的两大精神支柱。这年冬季，尼采偶然在一家旧书店买到叔本华的巨著《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立即被迷住了。他狂热地喊道：“我发现了一面镜子，在这里面，我看到世界、人生和自己的个性被描述得惊人的宏壮。”尼采不分昼夜地读这本书，花了14天工夫一口气读完了。他十分喜欢书中那种悲凉的格调，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思想与尼采天性中的忧郁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对上帝的观点上，叔本华与尼采不谋而合地相似。叔本华悲观地咏叹：人生是可悲的，上帝只是一个多余的假设。尼采终于在精神上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虽然叔本华对尼采的哲学思想甚至整个人生都起了重大的影响，但尼采并没有因此染上叔本华悲观的色彩，相反，通过叔本华，他更积极地看待人生的痛苦。尼采在他后期的学说中肯定了生命价值，主张去战胜人生的痛苦，完成人生的意义。在了解叔本华以后，他深刻地感到，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在困苦孤独中死去6年了，而他的著作竟摆在旧书店里无人问津！他深切地同情叔本华，为他独抱孤怀的人格所感动，他理解叔本华那种不为人所理解的孤独，但尼采没有想到的是，他后来的遭遇与叔本华竟然是一样的。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才的孤独，尼采后来也备受冷遇，死于疯癫之中。

当尼采正沉湎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时，他认识了到莱比锡作巡回演出的女演员拉贝，这位可爱的女艺术家深深地吸引了他，尼采再次堕入了情网，寄去了一首为她谱写的歌曲和热情的献辞。但叔本华对女性的偏见，使本就敏感而羞怯的尼采很容易地便推



20 岁的尼采

1864年10月，20岁的尼采就读于波恩大学，后来转入莱比锡大学。大学期间的尼采对古典语言学有浓厚的兴趣，此外，他还听艺术史、宗教史和神学。此间他已接触叔本华的著作，并在其非理性主义的鼓舞下抛弃了从小接受的基督教。

德国波恩大学

到波恩研读神学是尼采在6年前普福塔时期就决定了的。他的母亲和亲属们都期待他将来和他父亲一样从事神职，为了叫他们满意，尼采在普福塔时期就开始了基督教的学习。在进入波恩后，尼采加入了大学生联合会组织法兰科尼亚，并加入了通宵达旦的酒馆之夜。在这些活动中，他身着节日盛装，列队走到位于莱茵河畔的安静小城，举剑决斗，甚至还造访过科隆的妓院。大学生活的庸俗让尼采感到厌恶，于是，他又重新开始了对古典哲学的研究，以此和那些荒废时光的人划清界限。图中就是尼采曾经读过的德国波恩大学。





音乐家瓦格纳

尼采致力于复兴欧洲文化，曾寄予瓦格纳以极大的期望，甚至将其看做“德国的救世主”。而尼采和瓦格纳的思想裂痕则表现在其中期著作《不合时宜的观察——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中。尽管这部小册子充满了对瓦格纳的溢美之词，但是在尼采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时，我们看到了他与瓦格纳在思想上的分歧。



瓦格纳与妻子

瓦格纳与他的妻子感情甚好，在艺术方面他们拥有最默契的一面。当尼采进入他们的生活后，瓦格纳也时常和妻子谈到这位“相当有思想”的朋友。当时，尼采几乎每个星期都到瓦格纳家做客，《悲剧的诞生》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1871年最后一天，他的作品《起源于音乐精神的悲剧的诞生》出版了，尼采把第一册书赠给了瓦格纳。瓦格纳以极大的热情呼应他，并对自己的妻子科西玛说：“除了你，他是最爱我的人。”瓦格纳甚至还温柔地抱怨尼采只赠了一本书，以致他要和科西玛为了阅读这本书而争执不休。

翻了自己的想法。后来就再没有去付出过更多的行动，于是，这段感情就此搁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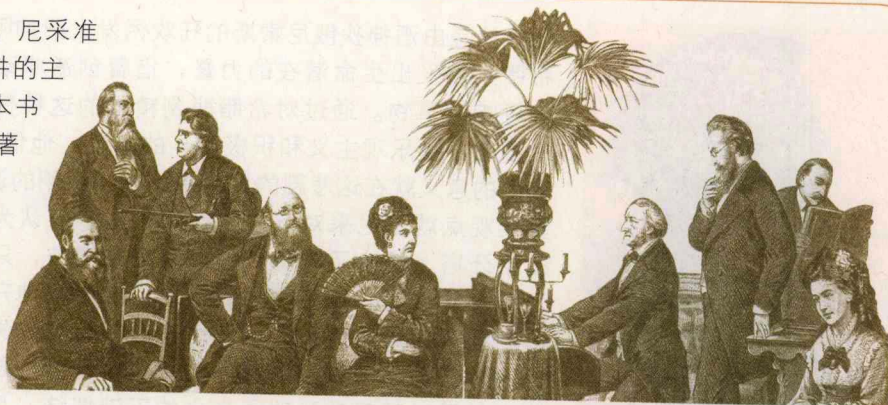
普奥战争爆发，1867年尼采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从军生涯。新兵训练是艰苦的，对于这个体质孱弱的新兵来说，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给了他训练下去的勇气和决心。紧张而艰苦的军营生活并没有缓解尼采的孤独和忧郁。这期间，他仍手不释卷，研究了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在这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的影响下，尼采进一步发展了他在普夫达读书时就已经产生的怀疑批判精神，他开始勇敢地否定前人的东西了。1868年3月，尼采不慎从马背上跌落摔伤，在养伤期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康德以来的目的论》。在这篇文章中，尼采以康德为起点，对康德以来的各种目的论学说进行了全面归纳和批判。

1868年，尼采从瑙姆堡炮兵部队退役后，刚好满24岁，他又重新回到莱比锡大学，发表了关于语言学的演说，受到了师生们的好评。这时，尼采与55岁的大音乐家瓦格纳相识了。那时瓦格纳为了避开世俗繁事的打搅，正隐居在他姐姐家中。两个忘年之交一见如故，初次见面就大谈叔本华，瓦格纳还亲自演奏一首名曲给尼采听。在那时瓦格纳注重音乐剧的思想性，把叔本华的悲剧哲学元素引入了自己的音乐之中，使本来就喜爱音乐的尼采对他激起了一种崇拜景仰之情，而瓦格纳也十分欣赏这位比他小30几岁、多才多艺的年轻学者。他们二人的初次相识是十分令人愉快的。事后，尼采在一封写给他朋友的信上说：“我发现了一个人，是如此深刻地感动着我，他就像叔本华所说的天才，他充满着奇妙而动人心弦的哲学”。此后，尼采经常拜访瓦格纳，但他没想到在若干年后，他们之间的友谊最终还是破灭了。受李契尔教授的赏识和推荐，尼采在还不到25岁时就荣任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客座副教授之职。这时，他已是一位优秀的古典语言学者了，他从古籍的解释中奠定了创作的基础。1870年，在瓦格



纳夫妇的鼓励下，尼采准备为他作公开演讲的主题写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后来的名著《悲剧的诞生》。

1870年秋天，尼采再次应征入伍当了一名看护兵。在战场上，他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



可怕结果，那些在死亡线上呻吟着的伤病员，让他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奈。虽然普鲁士节节胜利，但战争使尼采产生了反感甚至憎恶的情绪。他开始从德国文化中反思战争，认为战争是德国文化野蛮无知的表现。这次当兵，使尼采的哲学思想有了感性基础，普鲁士军队胜利的威武雄壮使他朦胧地产生了一个天才的想法，即最强的生命意志就表现在作战当中，表现在权力和优势的意志当中。他把这种意志归结为一个“要”字，要战斗，要权力，要超过一切的权力。这就是人最本质的东西，是生命的意义，是意志的价值。这些观点成为尼采后来哲学中的核心部分。正是在军队生活和严酷战争条件下，尼采才发现了世界上许多事物和现象的某些本质上的东西。此后，尼采结束了他的从军生涯。

1872年1月，尼采平生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出版了。这是一部古典语言学上别开生面的著作，也是尼采前期学者工作的代表作。在书中，他充满激情地指出，只有在美感现象中，生命和世界才显得有价值。美感

矛盾的产生

瓦格纳的音乐和思想具有浪漫派和现代艺术的共有特征。其创作中内在的匮乏和贫困，非尼采所崇尚的力的过剩，是尼采无法认可的，这是导致两人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图中的瓦格纳正坐在钢琴前弹奏乐曲，其他艺术家则围绕在他身旁安静地聆听。



投笔从戎的尼采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了。当时身任巴塞大学教授的尼采，已成为瑞士的公民，但他强烈感受到战争对于祖国未来的重要意义。“当瑞士人，令我沮丧。我们的文化该怎么办！在那里根本没有足够的伟大牺牲！这帮该诅咒的法国畜生！”尼采向大学请了长假，作为一名看护兵在某个普鲁士团队服役。而此时，伊丽莎白也陪同尼采来到厄兰根。但尼采的军事生涯并不长，他被派往梅斯后，便跟随着伤员一起被遣送回了德国。此图是尼采成为军人时的珍贵照片。

莱比锡大学

1865年，尼采所敬爱的古典语言学老师李契尔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尼采也随后到了那里。他去莱比锡大学注册时，正赶上校庆，校长在向学生们训话。他告诉学生们，在100年前的今天，歌德曾经和他们的先辈们一起在这里学习过。但校长又提醒学生，歌德不是一个好学生，在读书时代，不要以他为榜样。这对尼采的触动很大，尼采烧掉了一些夹在作业本里的诗，重新投入学习，并训练自己以极其严密的方法研究语言学。可是厌倦不久便卷土重来，他的书信和笔记里又写满了大段大段相同的抱怨。而在莱比锡的几年间，有两大影响形成了尼采的个性，这便是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图为莱比锡大学校园一隅。

价值成为该书认可的唯一价值。尼采通过对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提出了前人所未有的新见解，他认为所有的希腊艺术都是由阿波罗艺术（史诗、雕刻、绘画）和狄俄尼索斯艺术（音乐、舞蹈）这两种精神的互相激荡而产生的。希腊悲剧是希腊艺术智慧的最高成就。它最初以人羊神的合唱形式表现出来。在合唱中，人们唱着歌，通过手舞足蹈的方式抒发豪情壮志。人羊神的合



瓦格纳肖像

瓦格纳在当时的音乐界乃至思想界都是精神领袖。他用音乐来解释叔本华的哲学，从此，音乐就不单纯是美的，还可以是革命的、充满哲学思想的诗篇。尼采从他那里吸收了养分，在他们相处和谐的那三年里，尼采几乎每个星期都是瓦格纳家里的座上客，这是尼采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日子。为了去赴瓦格纳第一次的邀请，尼采特地请人做了一套燕尾服。等到裁缝来送礼服，尼采却穿得付不起钱，他只好沮丧地穿了一件旧的黑色常礼服去见他。当尼采一身黑出现在瓦格纳家里，这两位天才一见如故，为彼此的气质所吸引。瓦格纳破例演奏了《音乐协会》里的所有章节，尼采也兴高采烈地向他的朋友们描述他们“美妙得如童话一般”会面的晚上。

Der Fall Wagner.

Ein Musikanten-Problem.

Von

Friedrich Nietzsche.

LEIPZIG.

Verlag von C. G. Naumann,
1888.

唱，就是由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狂欢诱发太阳神阿波罗的幻想，使希腊人爆发出生命潜在的力量，借着创造冲动的发泄而克服种种可怕的事物。通过对希腊悲剧精神的这种赞美，尼采对生命采取了一种乐观主义和积极奋斗的态度，他借艺术来肯定人生，人生的意义就在这悲剧的美感中。在《悲剧的诞生》中，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抨击。他认为，苏格拉底只是在象牙塔上建造了概念，他没有悲剧精神，只了解荷马史诗中那浅薄的理论。自苏格拉底以后，希腊那种开天辟地的艺术创造的激情荡然无存了，狄俄尼索斯的精神消失了，只剩下了庸俗浅薄的喜剧供人们消遣。此外，对希腊悲剧的大胆弘扬，反映出尼采对基督教和德国文化的不满情绪。尼采对世界所作的审美解释，与基督教论点正好相反。对于德国文化，他则满怀激情地期望：“在现代文化荒芜的废墟上，能透过音乐艺术的神奇而看到德国精神恢复活力和净化的一线希望。”这个“希望”，尼采指的就是瓦格纳。

《悲剧的诞生》出版之后，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学术界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和攻击。那些古典语言学的老教授们都冷眼视之，连赏识他的李契尔教授也不理解他。由于学术界对这部书的排斥，导致尼采的学术威信一下子从天上落到了地下。他的学生们纷纷离开他。这年冬天，他吃惊地发现没有一个专攻古典文献学的学生选修他开设的关于古希腊诗人荷马的研讨班和讲座课。尼采显得十分孤独和伤心，他没有想到他自信满满的著作竟然受到人们的冷遇。在他的少数支持者中，瓦格纳是最热烈的一个。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大大赞颂了瓦格纳，甚至把他描绘成偶像式的人物，所以瓦格纳在《悲剧的诞生》刚发表时，就立即给尼采写信说：“我还不曾读过比你的书更精彩的东西，亲爱的朋友，书中的一切都好极了。”瓦格纳的支持使尼采振作起来，他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坚持走自己的路。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自《悲剧的诞生》以后，他与瓦格纳的友情开始走向了滑铁卢。

1872年4月，瓦格纳夫妇在拜路特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国家歌剧院。瓦格纳开始热心于自己的音乐会演工作，与尼采的交往比过去少多了。尼采每次来见瓦格纳，他都大谈特谈自己的会演工作，对尼采试图与他讨论的哲学问题毫无兴趣，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尼采深感压抑，在心理上渐渐产生了对抗情绪。而这时的瓦格纳只期望尼采成为他的宣传者，成为他万千崇拜

《瓦格纳事件》第一版封面

由于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和对教授生活的厌倦，尼采在1879年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开始了10年的“漫游者”生涯。在这10年中，他游历了意大利，经历了爱情和失恋，同时也掀起了创作热潮。1883年，他仅用10天时间就完成了《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分。1888年，他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瞧！这个人》和《尼采反对瓦格纳》等五部重要著作。图中就是《瓦格纳事件》第一版封面。

瓦格纳理想中的剧院——拜罗伊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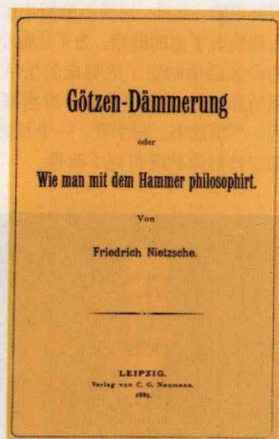
《尼伯龙根的指环》这部歌剧从1848年着手写作，直到1874年才完成，是音乐史上创作时间最长的作品。它包括《莱茵河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众神的黄昏》四部歌剧，讲述为了追求不可一世的权利，而导致诸神的世界被烈焰吞没的德国中世纪的英雄故事。在戏剧语言与音乐方面，瓦格纳花费了巨大的心血，采用了错综复杂的语言、音乐和动作，按照作者本人的幸运模式，讲述着好似创世纪的故事。为使歌剧达到完美效果，瓦格纳还在建筑师布吕克瓦的协助下在巴伐利亚的小镇建造了他理想中的剧院——拜罗伊特。剧场内部的设计强调整体性，演出时破天荒地把观众席的灯熄灭，这样突出了舞台，使其成了剧场的最重要的部分。而正是对这部歌剧的失望和不满，最终导致了尼采与瓦格纳关系的破裂。



者中的一名而已。1876年秋天，尼采在参加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彩排时，剧本浮夸庸俗的风格使他深感失望，乐剧还未结束，他便从剧场退了出来。在观看以后的瓦格纳作品中，他越来越发现瓦格纳以前那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惧怕”的大胆艺术风格已荡然无存，他本以为瓦格纳是德国文化的挽救者，但是他完全失望了。瓦格纳正在离他所期望的路上越走越远，现在他所做的只是在迎合德国人的口味罢了。从此，他再也不想看瓦格纳的歌剧了。在尼采具有转折意义的《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里，他对瓦格纳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只是没有点出他的名字。他说“这位艺术家像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自己提出了要使人幼稚化的任务。”“朋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结合我们。我们所走的路子完全相反，……”瓦格纳在收到书以后，也是十分恼火。这样，尼采终于彻底地与瓦格纳决裂了。他摆脱了瓦格纳的影响，开始逐渐地走向他自己，创造自己的天才哲学思想。

走向自己

在尼采的创作思想日趋丰富的同时，由于过度写作，他的身心十分疲惫。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天白天我都累极了，到了晚上什么生活的欲望都没有了，生活是如此艰难使我感到吃惊。”也因此，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胃痛、头痛、眼病，这些疾患常常一发作就是好几天。尼采觉得自己几近崩溃了。有一段时间，他停止了所有的读书和写作，并终止了在巴塞尔大学的教学。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这使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找一个心爱的人来照料他，帮助他度过余生。1876年春天，尼采在日内瓦湖畔疗养。这时，他结识了纯真的荷兰少女玛蒂尔德。这位少女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他的心里，他约这位姑娘在日内瓦郊外散步，并开始了热情的攀谈。在相识了短短的一天之后，他就向玛蒂尔德写信



《偶像的黄昏》第一版封面

1889年《偶像的黄昏》面世。全书属于哲学思辨与文化感想一类，内容包括对古希腊贤哲的反思和批判，对传统道德的回顾和谴责，以及尼采对他眼中近代德国粗鄙浅薄的精神境界的分析和文化衰落的感慨。尼采在此书中提倡学习观察、学习思维和学习说和写。



尼采与母亲

在尼采受病痛折磨时，他的母亲总是尽量在他身旁照料他。1879年病中的尼采受到他母亲的百般照顾，病痛中，尼采形容消瘦，两腮塌陷，此外，尼采不断服用镇痛药剂又极大地伤害了他的健康。为了让他早日康复，他的母亲给他制定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呼吸清新空气、缓慢散步、冷水擦身和增加睡眠、严禁读书、写字等。一个月的恢复，尼采的身体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



尼采终生的好友奥弗贝克和他的妻子

奥弗贝克夫妇一直是尼采身边支持着他的好友。在尼采与莎乐美，以及妹妹伊丽莎白之间的感情一度出现问题时，奥弗贝克夫妇始终站在尼采身边，为他的痛苦寻找最好的解脱途径。

求婚，要求对方做他的终身伴侣，可是玛蒂尔德拒绝了尼采冒昧的举动，理由是她已经跟别人订了婚。这次失败的求婚使尼采十分失望，他对女人的戒备心理也日趋严重起来。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尼采开始认为女人是难以理解他的，而他也不想再去为女人花费更多的心思了，正像他自己的诗中所写的：“要去找女人吗？请带上你的鞭子。”后来他的好友戈斯多夫和妹妹伊丽莎白准备为他介绍女友，可一想到前几次的失败，尼采都拒绝了。他又开始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著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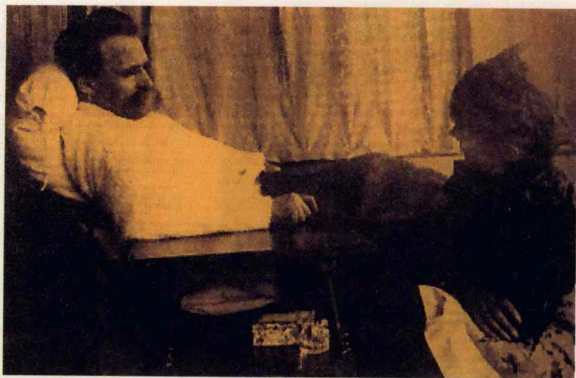
1879年，是哲学家自己称之为“最黯淡的日子”。这一年春天，尼采幼年的头痛病又开始折磨他了。尤其这种头痛还并发着胃病，不管他如何控制自己的饮食，他总是呕吐不断，他的心灵几乎承受不住这种可怕的折磨。这时他的视力也开始下降了，为了使自己的身体能尽快恢复过来，他辞去了在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从此，告别了粉笔生涯。尼采在其自传中曾这样说道：“在我36岁时，我的生命力达到了最低点——我仍然活着，但我看不到3步以外的地方。那时候——1879年，我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从此，尼采便开始了独自在欧洲各地的漫游。

这年6月，尼采到达了海拔1800米的圣马利兹山区，在这个清静的地方，他过着形同隐居的生活。尼采喜欢在独自漫长的散步中任自己的思想纵横驰骋，独处的生活让他感到了思索的快乐和孤独的美好。这时候，他的身体也开始有所好转，不想无所事事的他转而又开始了创作。1879年9月，尼采完成了《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三部分《漫游者及其影子》。然后他转交好友彼得·盖斯特为他联系出版。在《漫游者及其影子》刚刚开始发行时，尼采的胃病复发了。在圣诞节那一天，尼采总是呕吐不止，连续十几天剧烈的呕吐以后，他又陷入了昏迷状态。当他醒来时，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他仿佛从死神那里走了一圈。疾病的缠绕，使他的心满是浸透了对生命无常的哀伤，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感到死亡离自己不远了。

1880年，尼采的身体有所好转，他决定到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的地中海沿岸疗养。在气候宜人的里瓦，他遇到了专程来探望他的好友盖斯特，这使尼采十分高兴。他们一起漫步，畅谈理想。一个月以后，两人一起来到了风光美丽的威尼斯。在这里，尼采不仅身体得到极好的康复，而且创作灵感也开始奔涌起来。他决定写一本新书，这本书就是后来的《曙光》。在威尼斯的那段时光里，盖斯特每天两次来给尼采担任口授记录，整理笔记。6月初，尼采完成了《曙光》第一部分后，又开始了他的漫游，他先后到了卡尼奥拉和马里恩包德、达斯特莱沙、热那亚。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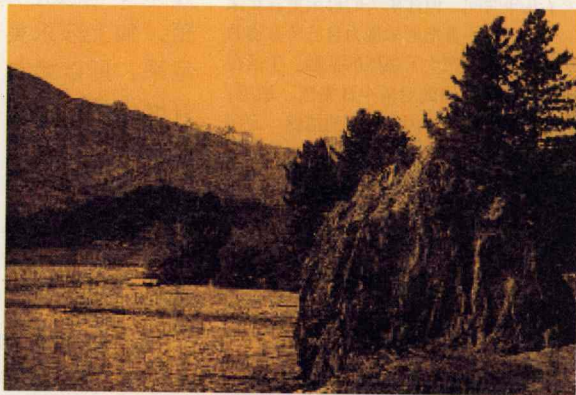
中在热那亚的逗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靠海的地中海城市给他带来了许多灵感，这些灵感他都一一地写在他的《曙光》里面。后在他的自传《瞧！这个人》中回忆说“这本书中的每一句话，差不多都是在接近热那亚的群石中捕捉到的，我独自在那里，与海洋秘密交谈。”在这些辗转的漫游旅途中，尼采很少与人说话，他总是一个人在海边散步，或独自坐在阳光照耀的岩石上，如同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邻居们都偷偷称他为“圣人”，但他却毫不在意。他觉得自己难以被寻常人所理解，也不愿意让那些浅薄的人来理解他。在充满灵性的孤独中，尼采在1881年2月终于完成了《曙光》的全部书稿。在稍作修改以后，如以前一样地把书稿寄给了好友盖斯特。在盖斯特的斡旋下，《曙光》终于在1881年的夏天出版了。

《曙光》这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在开头部分，尼采就对基督教关于罪恶的教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基督教的禁欲教条把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和美神都变成了魔鬼，人类本来美好的情欲变成了邪恶与堕落。由于教会所需要的是人们对它的麻木不仁的精神笃信，这样，人类的怀疑也被宣布为一种罪恶。尼采大胆提出了“对过去作一切价值重估”的全新观念，勇敢地对基督教展开了全面而猛烈的批判。此外，他还批判了柏拉图，认为“柏拉图逃离现实而只想着苍白的精神图画中的事物”，因而他的哲学思想是病态的。在该书《极端崇拜》一节里，尼采对德国文化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他批评俾斯麦的强权政治，并痛斥俾斯麦：“这班所谓的大人物，已经把德国这具有丰富感觉的民族，导向了误途。”值得一提的是，在《曙光》的第四部分，尼采第一次表达了“强力意志”这个观念。他说：“所谓幸福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力量感。”这就是尼采“强力意志”产生时的最初内涵，后来成为尼采哲学的核心部分，构成了他全部哲学体系中的一块基石。在《曙光》完成以后，尼采



床前的伊丽莎白

在母亲悉心照顾尼采身体健康的同时，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更看到了引起疾病更深层的原因，她认为是尼采对瓦格纳的巨大失望才让尼采如此萎靡不振的。面对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对瓦格纳艺术上的批评，瓦格纳的沉默以对让尼采深感压抑。为了缓解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伊丽莎白找到了瓦格纳的妹妹考西玛，并希望通过她把尼采批评的真实指向解释给瓦格纳听。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图中，伊丽莎白在尼采的病床前聆听他的倾诉。



希尔斯的疗养

1897年，尼采的健康状况已达到了不能继续在巴塞尔任教的地步，他不得不向校方提出辞呈。此时的尼采已对生活感到十分厌倦，对他来说，一切都只要听天由命就好。随后，尼采回到了希尔斯，并跟他母亲在一起，受到她无微不至的照料。这也使得尼采的顽疾得到一定缓解。图中正是希尔斯一带美丽的风光。病痛如影子般迫随着尼采，而尼采不停地迁徙，与病魔作斗争。



美丽的莎乐美

尼采与莎乐美这场反反复复的恋情持续了几年时间。但莎乐美的母亲更喜欢保尔·李，而一直把尼采视为自己所有物的妹妹对莎乐美产生了强烈的抵触。生活在母亲和妹妹之间的尼采个性羞涩、敏感，常常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热烈的情感。而莎乐美也只愿意和尼采进行精神上交往，不想进一步深入。随后在一系列的不利因素之下，莎乐美终于跟尼采断绝了来往，但她在尼采发疯之后成为尼采的传记作者。



尼采的朋友——彼得·加斯特

还觉得意犹未尽，有些思想还没有充分地表达出来，于是，他计划写续篇《愉快的智慧》。至1882年6月，尼采就完成了前面四个部分，后来他的健康状况起了变化，直到1886年才全部完稿。《愉快的智慧》在风格上与《曙光》相似，语言流畅舒展，节奏明快，且让人觉得亲切而深刻。尼采在谈到创作该书的体验时曾说，整部书是他的经验和激情所赋予的诗，从书中的内在“智慧”中充分显示出了无比的“喜悦”之情。《愉快的智慧》第一次提出了震俗骇世，而且至今仍然回荡着历史回音的著名命题：“上帝死了。”这是以后尼采哲学大厦的基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这本书，尼采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自信，他感到自己的著作正在把人类引向一个前人没有经历过的途径之中。也正是这种自信，使尼采后期的作品更有了深刻性和概括力，并以其天才的思想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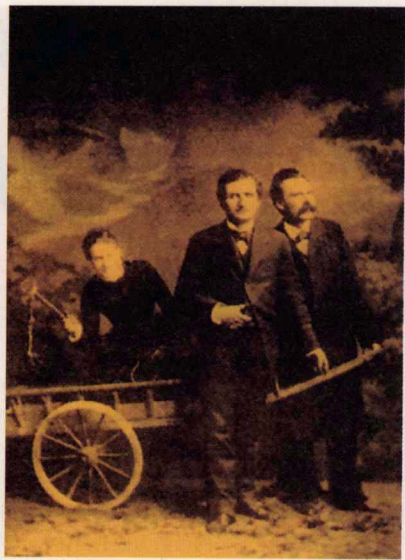
1882年4月，在梅森堡夫人和朋友雷埃的多次邀请下，尼采来到了罗马旅行。在那里，他认识了美丽的俄国姑娘莎乐美。在短暂的交往后，他竟情不自禁地堕入了情网，同时，莎乐美也被尼采的独特个性所吸引。但由于尼采妹妹的干预，加上莎乐美只是尊敬和崇拜尼采，并没有下定决心嫁给尼采，所以她和尼采的关系逐渐疏远，在相处了五个月的美好时光后，这段感情结果是以莎乐美写信谩骂的方式宣告结束的。尼采心目中，理想女人的幻影彻底破灭了。遭受这次恋爱打击后，他倍感凄凉，独自一个人前往意大利的热那亚疗伤，那时他的心灰暗到了极点。这是尼采恋爱过程中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打击。从此他远离异性，再也不愿结婚。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您的儿子不适合结婚，我所需要的只是保持独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开始拼命地写作，在此后，他的著作里面出现了不少从哲学角度表达的反女性的观点。如：“女人是件玩具，纯洁而精巧，像块宝石，闪耀着未来美德之光辉。”……“一支无言的箭，射向广漠的苍穹，而半途中，一个女人从上面掉下来”。这个时候，他开始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该书上有这样一句话很好地反映了他对女性的厌倦：“掉到谋杀者手上，岂不比堕入女人的梦幻中更好些吗？”

关于查拉图斯特拉的构想，尼采在1881年8月时就已经产生了。从1883年3月份开始，尼采开始起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分，他以上一年8月份的写作提纲为基础，写得非常快，这个时候尼采感到了一种创作的快慰与安乐。他在给朋友欧佛贝克的信中说：“我感到仿佛受到了闪电的触发，眼前一片光明。”1883年6月，尼采来到了小国瑞士。瑞士高山的空气非常适合他，这使他的创作力得到了发挥。在这个月内，他以极快的速度写完了《查拉图斯特拉如

是说》的第二部分。随后，尼采又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他流连于巴塞尔、热那亚，冬天，尼采又辗转到了法国南部的尼斯，他在那里愉快地过完了那年的圣诞节。尼斯的冬季温暖宜人，激发了尼采的创作激情。在他的自传中他这样回忆：“我发现了第三个查拉图斯特拉……在尼斯四周乡间的许多偏僻地区 and 山冈，由于那些不可忘怀的时刻，我觉得一切都很奇妙，我的创造力无拘无束地涌出来，我的肌肉活动也变得很强……”这时候，尼采以他澎湃的激情来写作。他在给老朋友欧佛贝克去信中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迸发出了我几十年来所积聚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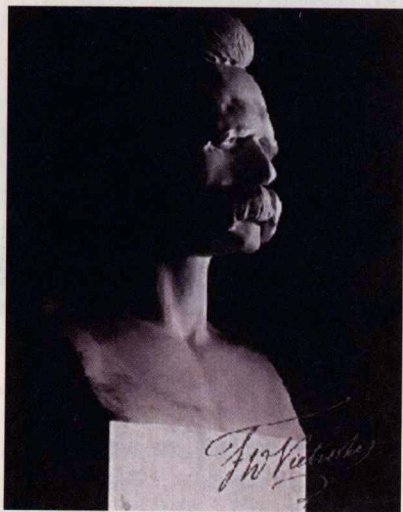
在开始动笔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分的时候，尼采因为他的出版人什玛茨奈的反犹太倾向而与之关系发生了紧张，什玛茨奈不愿再与尼采合作。他出价两万马克向别的出版商转卖尼采著作的印发权，但没有人接受。他的这一行为使尼采极为伤感，尼采感到了自己在世上越来越孤独，能接受他的人越来越少了。他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视做心灵的知音，顽强地与孤独作战。这一时期，他以为孤寂并不是一件绝对的坏事，他写道：“静居独处于一个人各方面的发展都是有益的，甚至对一个人的精神扩展也大有益处。”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到1885年2月，尼采终于在法国尼斯完成了该书的第四部分。这时，他请朋友戈斯多夫出资帮助印制40册，但许久都没有收到回音，尼采只好自费印制了40册。出书以后，不管是赠送友人的还是已经售出的30多本书，都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应，没有人赞扬，反而收到不少怨言。他的朋友斯坦恩博士公开地批评这本书，他说他根本不了解查拉图斯特拉的每一句话。后来尼采在《我为什么写出如此优秀的书》中说道：“其高扬之处，远非一般的现代人所能达到。有了这种距离之感，我怎能希望这般现代人来读我的书呢？”《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最为满意的一部书，也是他著作中最有力度的一部书。但是尼采所满意的，世人并不满意。一直到尼采发疯前夕，这部书一直未能得到世人的注重，这是孤独的尼采生活中的一大不幸。

正如尼采所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给人类的空前伟大的赠礼和最深邃的著作。在哲学史上，这是一部有独特意义的作品。全书用散文诗写成，尼采借一个理想中的人物——查拉图斯特拉，宣说他的思想，以华美的警句和生动的比喻表现了深沉的哲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全部都是由精短的警句组成。其语言运用之妙，确实达到了巅峰的境界。当人们在阅读这本书时，会被尼采灿烂的



完美的三角

在尼采狂热地爱慕莎乐美时，被同时卷入这条湍流的，还有尼采的密友保尔·李。被爱情折腾得神魂颠倒的尼采甚至还指望保尔·李助他一臂之力。他们陷入了奇怪的三角关系之中，三个人几乎形影不离，时常能看到他们一同散步和交谈。尼采甚至还跟保尔·李与莎乐美照了一张惊世骇俗的合影：莎乐美手持鞭子，而尼采和保尔·李则扮作两匹马，被莎乐美驱赶。



尼采半身雕塑

热爱生命的尼采肯定人世间的价值，他给欧洲古典哲学注入新鲜血液，开辟了古典语言学的新时代，开创了人类思想史的新纪元。自尼采后，哲学由非存在转变为存在，由神奇莫测、玄而又玄转变为引起亿万人心灵的无限共鸣。



受头痛困扰的尼采

尼采常常在72个小时头痛和剧烈头昏所引起的痛苦中思考，在理智上他是极端清醒的。他说：“在我身体上极度衰弱，而且也过度痛苦的同时，我想出了许多东西，可是在我较为健康的时候，反而不够细密、不够冷静来获得这些东西。”在痛苦中，尼采的母亲为他的身体和心灵的痛苦带来巨大抚慰，这也是尼采能坚持到最后的力量来源。



年轻美貌的莎乐美

尼采是个典型的“厌女者”。他讨厌一切女性，永远不会称颂女性，并将女性贬得一钱不值。但当这个年轻美貌的俄国女郎莎乐美出现时，尼采便完全陷入了狂热之中。他没有想到，这样一张女性的面孔，会露出理解的目光；这样一颗女性的心灵，会充满对他的崇敬。尼采曾在致好友的一封信中说：“在思想和情趣方面，我们之间有强烈的相互吸引力以及很大的共同之处，彼此互补。也许像我们之间的这种开诚布公的哲理探讨，过去从来未曾有过。”

辩才和变幻无穷的文体所吸引，使人感到一种激情正在提升，令人无比兴奋。在这部著作里，尼采用大量的篇幅阐发了他的“超人”学说。他说：“人是要被超越的一种东西”，“人之所以可爱，乃因他是一种过渡和一种毁灭”，“我爱他们为求知超人而生活着、工作着、发明创造着”。尼采写下查拉图斯特拉这个人物，就是要鼓舞人们奋勇进取、开拓超越的精神，在那个崭新世界中人们将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再做上帝的奴隶，因为上帝已经死了。

在超越中永生

1885年夏天，尼采总是受到头痛的困扰。为了更好地治疗，他去了风景迷人的威尼斯和瑞士的西尔斯·玛丽亚小镇，这里宜人的气候启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于是，他开始了《善与恶的超越》的写作。秋天，他先后辗转于莱比锡、瑙姆堡和慕尼黑，最后转道去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这种流浪生涯，使尼采渐生厌倦之情。当冬天来到的时候，尼采又想到了法国的尼斯，他愿意再到那个给他以创作激情的美丽地方。在这里，他继续写作，到第二年6月，尼采完成了《善与恶的超越》的全部文稿。这次，他是自费出书，在出版商弗利茨的帮助下，《善与恶的超越》终于出版了。然而，书总共只售出一百余本，尼采甚至连工本费也没有能挣回来，跟他前几本著作是同样的命运，大多数的人并不理解。他的好友洛德在杂志上严厉地批评了尼采，认为他不过是模仿别人，而做拼凑工作而已。接受这本书的人只是少数，法国大作家伊保利特·德奴致信给尼采，表示了对这本书的理解。学者惠特曼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尼采是一个发现了一条循径的人……。”这些赞誉使尼采感到了欣慰，他在给朋友玛尔维达的信中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到2000年时人们将会获准来读我的这本书的。”从这些言辞可见，尼采确实狂，但他的狂其实并不过分。

1887年3月17日，尼采开始为他自己认为的主要著作《强力意志》一书撰写提纲，并做了一些笔记上的准备工作，这是后来尼采最有影响的真正哲学，可惜却成为了遗著。冬天，尼采在尼斯找了间朝南向阳的小房子居住，他很喜欢这间屋子并很快地搬了进去。在这段时间，他在尼斯一家书店里偶然接触到了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立即被他新鲜而富有生气的思想深深地吸引住了。他阅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地下室手记》、《死屋》、《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等。他庆幸